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弟十六

讀書雜志[illegible]

高郵王念孫

說山

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荅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竝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

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衍、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爲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輴者爲之止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埤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輴者爲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聵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聵注云耳中聵聵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聵今本聵作聾而無耳中聵聵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

不能有

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爲也下文不能無爲者卽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爲

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爲者不能無爲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句之神

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腠有言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卽爲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鶡鴠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丈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

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権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鮫魚之長其

皮有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死市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念孫案死市

本作市㚚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竝作市㚚釋名亦云市㚚曰棄市

不用劒

夫至巧不用劒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劒引之曰至巧不用劒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能曲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卽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卽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劒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

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劒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劒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劒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者字明矣泰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今本伏作茯、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正作伏、說林篇伏苓抇、兔絲死、字亦作伏、今據改、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念孫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以下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蓍、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爲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

年爲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也，且注云，兎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兎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　身所以亾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亾，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

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

謬辯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釣。又爲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顚倒注文以就之

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爲鉤釣鉤也、以曲爲附會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改爲鉤、詳見莊子鉤餌下、

擹柱

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念孫案擹柱、當爲擹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擹樹、

倉莽

故倉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倉

草本作草倉草倉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倉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賈誼鵩鳥賦天不可豫慮兮道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

脫豫字。

旣犐以犞

髡屯犂牛，旣犐以犞，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犐，無角。犞，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犐犞二字，犐犞當爲科橢，橢，他果反。後人從牛作犐犞，傳寫者又誤爲犐犞耳。隸書隋字或作陏，又作隋，形與脩相似，故橢從隋聲而誤爲脩。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圍谷，隨字作隨。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人物俱隋，隋字作隋，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隋形兌上，今本隋譌作隨。脩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徐廣曰：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皆以隸書隋脩相亂，遂致傳寫異文。科與橢皆秃貌也。秃橢一聲之轉。脩務篇云：甕瓴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橢與銳相對，是橢爲秃也。墨子脩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

墮與橢同墮顚謂禿頂也故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橢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隨與橢同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卽橢字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蒼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兕作雉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科橢木首杌也義與此科橢相近橢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元與和爲韻此與羈犧河爲韻羈古讀若歌下文遺人馬而解其羈與犧多爲韻犧讀若俄犧古讀若訶魯頌閟宮犧亨以騂犧與宜多爲韻宜亦讀若俄今誤作橢則失其韻矣

寒顫

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為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

飯[illegible]

獘箄甑瓾（各本箄誤作簞，瓾誤作甗。見齊俗獘箄下。）在旃茵之上，（各本旃誤作旃。太平御覽引作旃。今據改。旃與氈同。茵，褥也。原道篇曰：席旃茵，傅旄象，是也。）雖貪者不搏。高注曰：瓾，甑帶。瓾讀鼃黽之黽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瓾字，瓾當作㼥，字之誤也。說文：㼥，甑空也。（空與孔通。）玉篇：㼥，或作𤮊，亦作窐，胡圭、古畦二切，甑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甑窐兮。璋珪與甑窐，美惡相縣，故以為喻。此云獘箄甑㼥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為其惡也。（見下文。）㼥字不得音黽，注當作㼥讀鼃黽之鼃。㼥鼃皆從圭聲，故讀㼥如鼃。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瓾。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鼃

尚不誤楊愼古音餘於梗韻收入䵷字引高注䵷讀鼃黽之黽則爲俗本所惑也

縱之其所而已

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之所利木者蝯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困學紀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爲所字則幷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子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念孫案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予下竝有之字於義爲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謾他

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立僅者非學鬭爭僅

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詑同謾詑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沇州謂欺曰詑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謾詆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詆巧黠不實也或謂之詆謾楚辭九章或詆謾而不疑詑詆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也謾他與鬭爭相對爲文各本謾他竝誤作謾也或又於鬭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鬭爭下加也字故特

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竝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竝也。

棄荏席後黴黑

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荏席後黴黑爲一句。非也。棄荏席爲句。後黴黑爲句。謂於荏席則棄之。於人之黴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

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竝與枯樹賦同

鼎鍇

鼎鍇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鍇小

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爲鎔者鎔當爲鐫鐫字本在鼎字上鐫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鐫鼎也廣雅同讀若彗說林篇水火相憎鐫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鐫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鎔爲鐫之誤明矣鐫小貌也小鼎謂之鐫小棺謂之槥小星貌謂之嘒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爲天天字或作兲其字或作亓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

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三高於脩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淮南內篇二十六

高郵王念孫

說林

舟桅

遽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弦與舷同。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念孫案桅與氾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柉。柉與氾同聲。故讀從之。柉字本作舤。廣雅曰。舤謂之舷。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竝云。舤或作柉。柉字草書作桅。因譌爲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氾。

則爲俗本所惑也、

足以疊、

足以疊者淺矣、然待所不疊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疊以、亦當爲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鵻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引之曰、禮當爲札、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鵻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攝焦札也、鈔本太

平御覽引廣雅作鶵礼刻本作鶵禮亦是鈔本譌札爲礼刻本又改爲禮也今本廣雅作鶵秅秅亦札之譌鶵鶵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鶵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鶵鳩也然則淮南之鶵札卽廣雅之鶵札也此六句以諸蛆爲韻日札爲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爲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詳陳氏觀樓曰掘卽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

抓、

戴致之

均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致之、[illegible]躧履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䞮字之誤也、致字俗書或作致、與䞮相似而誤、時則篇注、格、䞮也、劉本誤作致、廣韻䞮、䞮戴物也、䞮、亦戴也、躧亦履也、䞮之言䞮閣也、廣雅曰、䞮閣戴也、又曰、戴、閣、䞮也、戴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戴也、支枝與䞮、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躧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杬高注曰泛釣浮杬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杬作抗念孫案杬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爲扤扤誤爲抗又誤爲杬耳說文扤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扤我毛傳曰扤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扤鄭注曰扤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扤紫莖扤字亦作抈晉語故不可抈也韋注曰抈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扤扤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扤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爲芷字本作茝即今

之白芷也隷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栭盧植曰芝木芝也庾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爲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茝蘭周官鬯人疏引王度記作芝之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之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之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揄步步上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

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劉子周穆王篇同

但氏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伹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伹鈍也（今本廣雅伹誤作但辯見廣雅疏證）廣韻伹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二音竝相近若

然則但爲伹之誤也使氏厥竅氏當爲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爲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泜是其例也厥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篇烏協切泰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擪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用連鼓上成竅擪下而不能成曲共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厭壓擪壓厭竝字異而義同一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捻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搦李善曰厭猶捻也則氏爲工之誤明矣

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藿本作自食藜藿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出爲客治飯自食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爲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食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同

蔐苗

蔐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文及太平御覽引補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今本注曰蔐苗荻秀楚人謂之蔐蔐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念孫案蔐本作藡注同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荻秀本作藋秀楚人謂之藡本作

楚人謂之蘧苗蘧與荻同玉篇蘧徒歷切藋也或作荻蘧苗者荻之穗也苗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荻或謂之藋廣雅曰蘧藋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毛詩疏曰虇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卽謂之藋是藋蘧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蘧苗故注云蘧苗藋秀楚人謂之蘧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茗一聲之轉故幽冀謂之荻茗也幽風鴟鴞傳曰荼藋茗也正義曰謂虇之秀穗也藋茗卽荻茗荻茗猶蘧苗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竝作蘧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又引高注蘧苗藋秀也今本蘧字皆誤作蕍說文蕍艸也從艸禹

聲玉篇舒羊切引字聲蕎陸蓫葛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藬下又脫苗字注言楚人謂藿秀爲藬苗脫去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藿秀又改爲荻秀而不知荻卽藬字也莊本改蕎爲蕎而又不知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皆撫蕎字也

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

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蚋蚋慕於醯句醯酸也與下三句相對爲文今本醯不慕蚋句內衍一酸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兪孫棨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

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卽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操當爲躁，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念孫案：繆稱篇作猨狖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措與乍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爲是。

戰兵死

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死謂死於兵也曲禮曰死寇曰兵釋名曰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妄加戰字耳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爲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論衡偶會篇鋼功之從必衝兵死之頭

目不可以瞥　耳不可以察

瞥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聾無目而耳不可以

察精於聽也高注曰不可以聾聾之則見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聾無耳而目不可以獘精於明也聾無目而耳不可以塞精於聽也注當作不可以獘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獘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光而不獘耳目達而不闇秦策南陽之獘幽高注獘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獘獘是蔽獘古字通）今作聾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續介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聾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

未嘗適亡適

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高注：亡，亦失也。未嘗適亡適。引之曰：未嘗適亡適當作未嘗不適亡適。上言不亡其適，乃亡失之亡，此言亡適，乃遺忘之忘。忘字古通作亡，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亡歸。韓子難二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齊策曰：老婦已亡矣。趙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人閒篇忘作亡。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死，當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爲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爲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屨之適也；忘要

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卽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亾適云，亾無言不涑不暇，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

二十二日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槁竹有火、弗鑽不爇、與然同、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為無泉者、取其與爇字為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為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爇、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即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死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饐、因誤而為

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即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死則

文不成義

罛者　罜者

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罾者抑之罜者舉之高注曰罛者

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

取之罛讀沙糝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罛幽州人

名之爲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罛字罛

當爲罧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罧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

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罧讀沙糝也太平御覽

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罧同兖州謂之罧幽州謂之涔方俗語有輕重耳罜䍡取魚之具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罾者舉之是也罩者下罩而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罩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簦下脫文

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殺與笠本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簦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隴笠與簦名異而實同隴本作壠方言冢秦晉之閒或謂之壠廣雅簦謂之笠

若頭奢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高注曰、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爲文、爲猶謂也、爲字古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堁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爲韻、恆彖傳、久於其道也、與巳始爲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理紀爲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道、與理爲韻、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爲韻、若無

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養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

羹藿　爲車者　陶者　狹盧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念孫案羹藿本作藿羹藿羹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涉上二句而誤盧與廬同

荀子富國篇若盧屋妾、卽廬屋、孟子屋盧子、廣韻作屋盧子、道藏本劉本並作盧莊改盧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意林引作屠者食藿羹、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食字爲字多字皆馬總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的的、明、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

與踶同說文踶音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山木篇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則旣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

至陵

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求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爲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

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縣帛

或惡爲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獘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念孫案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或惡爲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爲故

議

靨䩉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議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議本作譏高注本作譏人譏非之也今本譏皆作議者後人以議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宜字古讀若俄說見唐韻正與議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古讀若譌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詮言篇行有迹則議與河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爲冠則議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議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質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太同旱當爲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曰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

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宿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為燕字之誤也道與牀相對燕與荊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

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荊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念孫案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跡衆人行於霜有跡是其證據高注云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

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衆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伉

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高注曰批擊伉推劉本伉作伉諸本及莊本同引之曰伉與伉皆抗字之誤也隸書亢字或作冗亢字或作亢冗二形相似故抗字右邊或誤爲冗或誤爲亢其左邊手旁又誤爲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作伉也劉子攩𢫬捩抗釋文抗一本作抗此亢誤爲亢之證也俗書沈字作沉此亢誤爲冗之證也注內推字當爲推方言曰𢫬抗推也郭璞曰抗𢫬感反亦音諶今本方言推字亦誤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竝作推今據改南楚凡相推搏曰𢫬或曰攩

列子黃帝篇曰、攩拯挨抌、說文、攩、擊也、攩、反手擊也、抌、深擊也、攩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抌、椎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即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謂喉嚨也、此文捌格批抌、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抌爲椎、則非伉字明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

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氾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隷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賊心𢘆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𢘆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曰𢘆字當爲亾也二字之譌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弟十八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人閒

智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居智所謂　謂猶爲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對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並與爲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慎人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史記爲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改謂作爲而諸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行智所之事

智所秉、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並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莊本同、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戸、擧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卽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戸、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然

孫叔敖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劉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竝與此同、劉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亦且也、今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

吾則死矣

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死下本無矣字、此後

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奴王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竝作爲我奴爲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奴猶言吾若奴吾若奴猶言吾則奴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則作彼卽卽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與即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即死，女能固內公乎，賈子胎教篇，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即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

若奻也吾若奻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閒有寑卯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之閒有寑卯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引之曰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有寑之卯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閒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寑之卯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列子云楚越之閒有寑卯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閒有有寑之卯

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閒故下文云荊人鬼越人禨也有有寑之丘者今本作有寑丘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寑丘者詳言之則曰有寑之丘略言之則曰寑丘故列子作寑丘而呂氏春秋作有寑之丘今本亦脫有字唯之字未脫下文云其子請有寑之丘又云孫叔敖請有寑之丘則此亦當作有寑之丘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篇曰墝埆者其地不育是也墝埆與墝确同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确名醜相對爲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涉石而誤衍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當爲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㕍、形與谷相似、故從去之字或誤爲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爲谷、祛、開也、祛誤爲裕、皆其類也、劉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法誤爲浴、後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絀、念孫案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爲文、橫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貌、憤當爲嘳、嘳與喟同、嘳誤爲噴、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近、故從貴從賁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憒、潛夫論浮侈篇、懷憂憒憒、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歎、說苑敬愼篇、家語六本篇、並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徐鍇曰、韓詩外傳嘳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嘳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嘳然太息、今外傳嘳作喟、後人改之也、又晏子襍篇、晏子嘳然而歎、亦作此嘳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卽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揆之不窮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

失者有重罪。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探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探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爲之蒙死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以爲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鬬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

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愼篇並作辭以心疾

不幸吾衆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幸吾衆也念孫案亡與忘同幸

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並作不恤吾衆

爲僇

斬司馬子反爲僇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

病溫而強之食

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念孫案劉本溫誤作濕莊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暍而強飲之

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强之餐救暍而飲之寒熱亦溫也又案强之飡飡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飡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

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並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敘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號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

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並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

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並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即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脩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爲近塞則不知爲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叟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

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云北叟塞上叟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人

何遽不爲福

此何遽不爲福乎念孫案何遽不爲福本作何遽不能爲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滅之下言何遽不乃爲福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卽其證此及下文兩

何遽不爲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竝引作
何遽不乃爲福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
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
良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引此竝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案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
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

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爲不周隸書害作周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氾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

周於事下言斷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魋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删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以國亾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竝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寡統眾又注呂氏春秋去私不屈士容三篇竝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眾畋常扶予險乃而予子濟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茲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爲能究與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臯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悊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雅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亾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

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並作城中

糧倉匱乏之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倉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倉匱乏之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並云匱乏也此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羸匱病相對為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

策皆無之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韓子作士大夫羸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饋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伯道藏本如是念孫案伯字因上下文而衍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為智士非也此謂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千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韓子作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爲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念孫案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

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

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後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入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

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腹劒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爲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負蔾粟

負蔾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捷蔾粟而至是也據高注云服爲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

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𨍭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𨍭與輂同、謂人挽車也、服輂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輂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輂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輂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並稱服輂許高注皆訓輂爲檐、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　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軶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

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以與已同）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爲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

其謬也。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弒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

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井其事者勿仞也井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卽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爲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說之而衍

黍粢

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粢當爲粱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粢爲食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粱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粱與良爲韻若作粢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

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上文曰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卽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剟

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剟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捷疾剟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剟與掇通剟上當有攫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攫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攫剟善於捕拾物也高注脩務篇曰攫搏也注要略曰掇拾也二人皆黃帝

臣也今本正文脫擭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劉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鬭雞爲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爲韻泰族篇獄訟止而衣食足亦與息德爲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爲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爲麟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

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

非常

蠡盧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爲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卽其證。

投卮漿

令尹子圉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旣言沃

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為投援引也謂引巵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為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豳風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竝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耆夫魚師衛士士皆作仕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

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即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燕以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祿秦將念孫案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鶴

夫鶴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鶴上脫鳥字下文鳥鶴之智即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鳥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與佚同食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即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己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　卑辭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爲畢字之誤也、俗書卑字作畢、畢字作卑、二形相似、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注曰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

其無方而行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爲陽阿阿又誤爲局也左畔下字誤爲尸右畔可字誤爲可劉本改局爲局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會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並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念孫案兩

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僖二十五年左傳注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

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為任詮言篇下之徑獨不可勝理文子道德篇徑獨誤作任體文子徵明篇作即有以經於世矣經徑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

河中

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為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死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

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夷歸之作九夷順撫之字天下懷下撫其德二字又疾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並作戰士畢死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

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奴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爲武戰武卽戰士也故御覽引作戰士畢奴畢必古字通

吳王孰

今衞君朝於吳王吳王四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晉語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越語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孰君而無稱孰字並與何同義朱東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爲臣妻爲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而同劉子說符

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爲矜字之誤也矜務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並誤作務劉子說符篇立矜作立僅僅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illegible]之爲矜也張湛注劉子云僅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僅者非學鬭爭僅立而生不讓氾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卽立僅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竝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貳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亾、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劉子作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

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䙺決吾罪

子發䙺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䙺當爲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彼言親跀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爲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念孫案隱居爲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

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爲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語意正與此同鴈行鋒行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爲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並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

體彊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淮南內篇弟十八